



甘肃省少数民族丛书

裕固文艺作品选

散文卷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裕固文艺作品选》编委会 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韓國文學作品選

卷一

（韓國文學史論）
（韓國文學史論）

韓國文學史論

甘肃省少数民族丛书

裕固文艺作品选

田宝忠题 

(散文卷)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编
《裕固文艺作品选》编委会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裕固文艺作品选·散文卷 /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文艺作品选》编委会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80714-543-1

I.裕… II.肃… III.①文艺-作品综合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424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2594 号

裕固文艺作品选·散文卷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裕固文艺作品选》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 车满宝

封面设计 / 徐晋林

版式设计 / 王政德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厂 址 / 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183 号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 / 1022 千

印 张 / 47.75

版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 1—2000

书 号 / ISBN 978-7-80714-543-1

定 价 / 120.00 元(全四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裕固文艺作品选》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韩正明

副 主 任 秦学仁 安国锋 高林俊

编 委 钟联民 索晓静 顾建斌

王政德 铁穆尔 赵光龙

丁学礼 安雪琴 贾生连

编 选 人 员 王政德 铁穆尔 安雪琴

贾生连 贺继新 达隆东智

钟进翔 董潇红 钟雪琴

目录 MULU

- (1) 蔚蓝色的山脉——祁连山笔记/铁穆尔
- (7) 草地春秋/达隆东智
- (20) 遥远的巴斯墩/达隆东智
- (27) 深山漫记/达隆东智
- (30) 美丽的阿勒坦那木尔/达隆东智
- (33) 暮色/妥清德
- (34) 岁月的马鞍/妥清德
- (35) 噢,草原哟/巴战龙
- (37) 碎片中的乡土/巴战龙
- (39) 明海古城:见证逝去的繁荣/巴战龙
- (42) 草沟井城、庄堡和汉墓群:荒漠中的纪念/巴战龙
- (44) 永远的海子湖/玛尔简
- (46) 心儿在沙枣花上开放/玛尔简
- (48) 遥远遥远的那个地方/阿勒坦托娅
- (52) 风中的叹息/阿勒坦托娅
- (55) 风吹额济纳/阿勒坦托娅
- (58) 四季牧草地/郎惠琴
- (62) 雁叫声声/郎惠琴
- (64) 景色如画东柳沟/董潇红
- (65) 草原韵意/董潇红
- (66) 春雨途中/赵光龙
- (68) 走出大山/赵光龙
- (71) 我永远的萨满外公/安玉玲
- (75) 复苏的古歌/安玉玲
- (79) 清明雪霁/张兴春
- (81) 往事如箫/张兴春
- (82) 送您,父亲/祁翠花
- (83) 父亲的酒壶/祁翠花
- (84) 海子湖边驼铃响/贺继新



- (85) 雪 境/杜玉兰
- (87) 俯瞰亚北草原/安建军
- (89) 沙尘暴/阿勒坦托娅
- (90) 被风带走的记忆/央拉格·鄂尔魂
- (92) 单纯的“八哥”/白文林
- (94) 阿勒克之夜/兰永武
- (95) 祁连宝地九个泉/杨永贤
- (97) 醉人的草原/杨永贤
- (98) 那雨夜/安玉冰
- (100) 巍巍雪山下的牦牛情结/王政德
- (102) 金秋,转场在皇城草原/王政德
- (103) 红湾寺抒怀/贺冬梅
- (105) 远方·忧郁的牧歌/杜曼·扎斯达尔
- (106) 游牧黑河/杜曼·扎斯达尔
- (108) 夏日塔拉的秋风/雪顿扎西
- (111) 同事苏克/其其格·萨格斯
- (113) 祁连山中的岁月/屈清莲
- (118) 今又重阳——彭建宇印象/安维武
- (122) 故乡秋天早上的雾/思蒙巴特尔
- (123) 隆畅河/铁 彬
- (124) 走遍肃南/李 琦
- (129) 遥远的燥台/赤 鹿
- (133) 奥嘎/钟雪琴
- (134) 梦愿/阿依格登
- (134) 独自走在荒原/满格·萨格斯
- (136) 回望祁连/李 伟
- (137) 祁连天池/贺雪明
- (138) 夏日塔拉/田自成
- (139) 草原寄怀/成 林
- (141) 母爱/张全胜
- (142) 我的家乡红石窝/萨里雅·安
- (145) 久违的景色/韩新文
- (145) 落日/张晓琴
- (147) 三千里外阳光的味道/张丽萍
- (148) 春天的气息/赵文霞
- (149) 清清的海子/赵文霞
- (150) 消失在秋风中的骑手/冬 萍
- (151) 后记

蔚蓝色的山脉

——祁连山笔记

(裕固族) 铁穆尔

在苍天之父汗腾格里的保佑下,在大地母亲于都斤·额客的庇护下,在牧人之星玛勒奇奥登的照耀下,在神圣祁连山的怀抱中……

——摘自尧熬尔民间古诗

2004年10月

我时常在城市和牧场间徘徊游弋,我的牧人生涯总是断断续续。

1981年的秋天,在夏日塔拉的西嶂牧场上,我和伙伴赵建平帮一户牧牛人家把帐篷从夏牧场搬迁到了秋牧场。在返回各自家路上的路上,突然风搅雪铺天盖地。我和赵建平纵马疾驰,马蹄震动着满是黑土泥泞的山脊大道。那是自匈奴时代以来,在春夏秋冬的四季牧场往返的牧人和畜群踏出来的路。在天晴的时候,走在这个山脊上,南边那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高峰之一——蔚蓝色的阿米冈克尔好像就在你的马缰绳扔过去就可以触到的地方。可此刻风搅雪打得我们睁不开眼睛。

我和赵建平到小石沟梁上分手了。风搅雪停后大雾弥漫,我沿山脊走了不

久,就在雾中迷路了。我只能看见前后左右几步路的地方,看不到远处,无法辨别方向。天色越来越暗,我下了马,牵着青马库克焦急万分地沿着山坡下去,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阿妈,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家。

那时,我是18岁的青马骑手。我在山脊上吹着口哨尽情奔驰,青马库克的长鬃在风中飞扬。我在秋天荒僻的泥泞小路上悠悠晃晃,我唱歌的时候青马库克也在竖起耳朵静静地听。那时,我像牧场上空的那只棕色翅膀的鹰一样轻松愉快。高兴的时候,我拍拍青马库克那青铜般的脖子,给青马库克说一会儿话,累了就把头伏在马脖子上稍打一會兒吨,随着马的步伐,粗硬而发出汗味的马鬃摩挲着我的脸。季节牧场的转移、赶着畜群和驮帐篷的牦牛东奔西跑……

在燃尽晚霞的余光里,秋风瑟瑟,马蹄沉沉。

2005年7月

夏日塔拉小镇。

那个伤残的老人对我说:“我们尧熬尔人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着畜群来到这个腾格里·欧拉(即祁连山)的,带领我们的人叫塔尔嘎,到这里我们就不打仗了……”

四百多年前,祁连山收留了流亡到这里的尧熬尔人。风吹着帐篷、金色的哈日嘎纳花和姑娘头顶那猩红的喙圈。这些自称“尧熬尔”的神秘牧人,似乎一直骑着他们的阿鲁骨良马在蒙古的边



缘、突厥的边缘、唐古特的边缘，在中原汉文化的边缘徜徉……

祁连山诸雪峰中名声远扬的不是海拔5547米的主峰素珠琰冰峰，而是另外两个高峰：一个是尧熬尔人叫做乃曼鄂尔德尼(意为“八宝”)的高峰，外地人叫牛心山或八宝山。还有一个就是藏族人叫做阿米冈克尔(意为“雪山之祖”)的高峰，地图上标为冷龙岭，这又应了那句“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话。

近两年我常常翻越祁连山，这条山脉的森林和草原，就像是我小时候跟着姐姐放羊时见过的那一块被狼咬碎的羊皮，血迹斑斑、支离破碎。在气势磅礴的祁连山中段黑河大峡谷，八九个新建的电站将滔滔北流的黑河水切断了，峡谷里已经看不到多少流淌的河水。正在渐渐消失的是祁连山的大动脉——黑河。我的眼前仿佛总是出现她满怀心中忧伤呜咽着，向北边沙漠绝尘而去的样子。

到处都是冷冰冰的钢铁机器，在嘶吼着蹂躏长满风铃、邦锦梅朵和哈日嘎纳花草的群山草原，那是古歌里说过的曾经“洒满乳汁的山川”。古歌早已随风远去，如今，满世界走来走去都是失忆的曼库尔特。

破碎的草原残酷的历史。好了，什么也不想了，我只想在原野上纵马狂奔，可是我的马呢？我的马于上个世纪末长眠在我所不知道的沙漠或黄土地上。

2006年5月

在祁连山南麓。春雪一连下了几

天，我独自一人龟缩在祁连县城一家简陋冷清的旅社。等到天晴后，我去城南南边的山坡。

眼前，苍天般的祁连山高峰之一，蔚蓝色的乃曼鄂尔德尼兀自向天独语，这座山被认为是整个黑河流域的镇山。黑河的两大源头在山下汇聚，然后穿过北边的悬崖峭壁形成黑河大峡谷后向北流去。

一朵朵白云从昂首向天的山峰疾飞而过，山下是昔日的草原，如今的耕地。上个世纪移居这里的农民们正在春耕，拖拉机在“突突”地响着。青草萌发，湛蓝的兰花一簇簇地盛开在杂草中。一只褐色鸟“扑”地飞出，走过去一看，她在草丛中的窝里产下了三只小小的褐色鸟蛋。

小鸟呵，这里是多么危险的地方。农家的驴马骡子会踩烂你的窝，山下的孩子会找到你的窝拿走你精心孵育的蛋，城里的恶少会用枪打死你……唉！你呀你，你为什么不会在离人远一点的地方筑巢呢？

小鸟呵！小鸟，人也和你一样容易受到伤害呵。我的眼前晃动在山下见到的那个驼背蒙古老人散拜勒。他是在1958年的运动中被酷刑折断了脊梁。还有，“文革”时期，在冰封的黑河上游，劳布藏的父亲和母亲曾手抓着手纵身跳入冰凉的黑河水中。他的父亲叫达尔基，母亲叫仁青措。那是1968年深秋，黑河水已经开始结冰，世界充满了叹息……

小鸟呵小鸟，你哪里能知道，我们

人类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汽车从祁连县往青海湖方向驶去。从海北州的草地走过,远山和白云像天上的马群在飞驰。祁连山南麓的大动脉——深蓝色的默勒河(大通河上游)在草原上静静流过。长满大片哈日嘎纳灌丛的草地上,鸟群在欢唱。远处是藏民的冬窝子、黑色的牛群、白色的羊群、铁丝围栏。

2006年7月

祁连山北麓,夏日塔拉的西嶂夏营地。

现在,我又在这神圣的阿米冈克尔山下,在夏日塔拉西嶂夏牧场的帐篷里。近两年,牧人们开始在铁丝围栏分割开的夏牧场上修建砖房了。我们家的这顶帐篷也许是夏日塔拉最后的一顶帐篷。那顶蒙古包呢?早已在我刚刚学会走路时就卖给生产队了。

昨夜,大风差点把帐篷吹走。我醒来时,大姐早已去看牛群又回来了。她说远处在闪电,整个天边亮得像白天一样。我一看手机是晚上两点多。帐篷在风中猛烈地摇晃着,我模糊地想起小时候常有大风吹帐篷的记忆,又睡着了。

天晴了。百灵又飞到空中唱起来了,千回百转,忽而急促忽而悠扬。山坡上传来狍鹿“嗷尔……嗷尔……”地呼唤幼狍鹿的叫声。一阵雨云过去后的雷鸣声中,间或还有杜鹃声。远处传来熟悉的牧人喊牲畜的声音。

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2006年9月

秋天又来了。

顺着秋牧场石佛崖沟上去,一路都是帐篷和简易的砖房。而远处空荡荡的夏营地上,由于连日的雨水,泛着黑油油的泥土。哈日嘎纳花已经凋零,一片褐色中偶尔才能看见一两片金色花瓣。

离我家帐篷有个八九米的哈日嘎纳灌丛中有一条哗啦哗啦的小溪水,躺在秋牧场的帐篷里,听着窃窃私语般的溪水声渐渐入睡。后半夜寒气袭人,月光从帐篷的缝隙中照了进来,我冻醒后无法入睡,纷繁的思绪就像门前的小溪绵绵不绝。

我想起有一个秋天,天上飘着雪花,帐篷前的烧柴不多了,阿妈让我去北边的灌木丛中背柴。我钻进茂密的灌木丛中时雪下得渐渐猛了,当我背着一捆柴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时,雪下的很大了。我在白茫茫的雪中蹒跚翻过山梁走向家里,秋天有点黏糊的积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背上的那一捆柴越来越沉。

很久以来,有个沉沉的东西,就像是那一捆柴,久久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没法甩掉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像背着那一捆柴在茫茫风雪中蹒跚又笨拙地移动着。

2006年9月

第五次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研究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达来库布镇召开。这使我有机会去看看从



祁连山发源的黑河水终点——居延海。据一些科学家说,黑河在数千年前不是内陆河,而是从祁连山奔流而下,穿过居延海和蒙古高原中部后,连接着黑龙江上游,最后流入鞑靼海峡汇入太平洋。

像古代草原的丘勒干(会盟),来自祁连山南北的,来自遥远的阿尔泰山、天山、兴安岭的方言风俗迥异的蒙古知识分子聚集在达来库布镇,来自不同山脉的人们总是带着不同山脉的气质。秋风中传来喁喁低语,卫拉特蒙古方言。蓝的或紫的蒙古袍、金黄的胡杨林、粉红的沙柳和月白色的沙包,空气中弥漫着蒙古的忧郁。

最后一天。阴霾的天空、死寂的沙丘,被埋了一半的黑城遗址上还有古代的佛塔、清真寺、藏宝的枯井。如今,历经沧桑的祁连山黑河水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沙漠在乘胜挺进,试图越过青藏高原的屏障祁连山。

2007年1月

今天下午。对这个山脉、草原和牧人们断断续续五年的调查和研究基本结束了,书写完了最后一页。有点累了,闭上眼睛:天边的牧人之星——玛勒奇奥登,半明半暗、温柔悲凉;连绵不断的银白色雪峰群,笼罩着一片梦幻般蔚蓝色薄雾的阿米冈克尔……

北麓的风沙,南麓的风雪,湿透的黄军大衣,雨雪中的帐篷、村庄、冬窝子、黄草漫漫的山峦、严寒中的小镇、廉价的私人旅馆。那一个个满腹心事的牧人,用

尧熬尔语、夹杂着青海汉语的卫拉特蒙古语、安目多藏语和河西方言的汉语的讲述。

调查刚开始的时候,当我突兀地出现在陌生牧人们的面前时,我看见的是一个将信将疑或惊诧的面孔,因为我只是山的那边过来的一个不知是干啥的人,也许还有点可疑。

在他们知道了我的意思,多少有点了解我以后,他们总是很快把心扉敞开在我的面前。他们做事和说话都是那么简洁无比。一次次,我内心是多么兴奋!那时,除了这个风雪弥漫的山脉以外,是没有人知道我的兴奋和喜悦的。我挤在他们中间,满是皮革、酥油和尘土味,而我的心就像这蔚蓝色山峰上空的牧人之星一样,光辉灿烂。

谢天谢地!我是因为有幸生长在这个神圣山脉的怀抱中,在他的庇护下才见识了那一个个可怖而迷人的角落,那惊心怵目的人和事。

我关了电脑后,音响里放了几首歌曲,一边喝着茶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的心中像冬天山顶的风搅雪在呼啸。

我不断地问自己:我尽了全部的力了吗?全部的力?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我的确尽力了,我没有能做得更好。

此刻,牧人之星已在雪山那边升起。我好像听到了时近时远的说话声、笑声和脚步声,眼前,他(她)们仿佛从山涧、从大坂那边、从覆盖着积雪的川地草原上接踵而来,一个个又在星光下的祁连山那边渐渐远去,和这个伟大的山脉融为一体。太阳争起来了,清冽寒冷的蔚

蓝色天幕下,连绵不断的银白色雪峰群中,阿米冈克尔默默无语地傲然独立。

一个谦卑的倾听者的眼泪夺眶而出。

2007年2月

翻看旧手稿,有一沓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上面用蓝色的笔写满了字。这是一封没有发出的信。当时为什么没有发出去?是写给谁的?让我慢慢想一想。白色的纸已经发黄并且沾在了一起,可能以前和旧书一起放在漏雨水的储藏室里,浸了雨水。一页一页地剥开来看,很多地方字迹已漫漶不清:

……你知道吗?我,祁连山一介牧人。我的外祖父是尧熬尔鄂金尼部落的最后一个头目,他的名字叫热布旦,姓安江。他于1941年左右死于伤寒。我的祖父叫斯车穆加木参,他是藏族道帛部落的人,他的大半生却是在蒙古度过。20世纪初蒙古革命时,他从那里跑出,取道内蒙到了尧熬尔地方。

在尧熬尔人的部落里,我的祖父他们常常坐在篝火旁彻夜聊天,从牧人之星刚刚在天边升起时,一直讲到北斗七星绕着北极星走了半圈,篝火已经熄灭,舌头已不听使唤。他在这个贫穷而偏远部落的深山里,给那些从没有外出过的人们讲着:苏俄红军和蒙古人民军在蒙古的草原上毁寺庙、杀喇嘛和有钱人的故事。还有他自己和几个喇嘛一起,把别丹式的步枪包在羊毛中驮在骆驼上向南逃亡,他们到了内蒙的河套后,枪枝全被军阀没收了,后来他就流亡到了尧熬

尔地方的故事……

祖父的故事很多,我父亲一岁时的祖父就去世了,我父亲的故事另外再讲……

我从那座蒙古包里出生,学会走路后就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的怀抱中,具体说就是阿米冈克尔雪峰脚下的夏日塔拉,在那些夏牧场、秋牧场、冬牧场和春牧场,跟着父母,扯着两个姐姐的衣角放牧着牛羊群辗转长大。长大后我常常在山下微微起伏的草原上骑着马飞奔,那里总是长满了哈日嘎纳花——褐枝绿叶金色的花。马前马后,那直插云霄的山峰总是把人的思绪引向深邃的蓝天,总是让人向往某种精神的东西,让人变得富于幻想和憧憬。不知不觉中,这条山脉赋予了我的生命一种难以言传的底色。我相信,这个蔚蓝色的山峰和我,还有山峰上空那灿烂的牧人之星构成的原子物质是一样的。

记得小时候见过一位从山那边过来的藏族老牧人,他在寻找丢失的牲畜。那时候这样的牧人总是很多,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一生都在寻找永远也找不到的牲畜。他牵着马看着白雪皑皑的雪峰对我说:“你们生活在神圣的阿米冈克尔的怀抱中,怎么能不幸福呢?怎么能不富裕呢?怎么能有孤儿寡妇的眼泪呢……”

我在夏牧场沼泽地湿漉漉的草墩上铺了雨衣,然后坐在上面给你写信。

我知道取得社会的承认将一文不值,所有的成就最终都会被超越,所有的记录都会被打破,所有的名声都会褪色,所有的贡献都会被遗忘……唯有心灵的



宁静是真正有意义的。

“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此时此刻踏上人生之舞台。”

我将走过那最后的河流、群山和草原。俄罗斯谚语说“不要在死期之前死去”。如果死期到了,我也会毫不留恋地死去,我只会留忧郁的文字。在夜晚的大山下,在寂静无人的地方,埋我骨灰的坟地上只有青青芳草,迎风起舞。我沉静的灵魂就在这蔚蓝色山脉之上的星空翱翔……

瞧!这会儿雨云又来了,一片阴凉刹那间就笼罩住了沼泽地,苍蝇蚊子的声音也变得虚弱而匆忙,它们纷纷消失在灌木丛中。巨大的雷声从夏牧场南边的三座山峰那边传来,充满某种金属的声音。小时候,我总是向往或遐想着那蔚蓝色的阿米冈克尔背后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乌云翻滚的地方,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自孩童时代就隐藏在我内心的思念常常是一个人烟渺渺的远方,那是秋日金黄的草原,白桦林里已经落叶纷纷,小河在阳光下闪烁,我在山冈上下了马……

写完前面的又过了一个月。如今已是秋天,帐篷对面山岩缝里的那棵皂荚树已经火红,而且一天比一天红。一队

队大雁消逝的远方,那未曾见过的大海一定是波涛汹涌、浪花飞溅。

今夜,这座大山的上空星光灿烂,神秘的微风在广阔的大地上轻轻地吹拂着,摇动着黑帐篷和远处的丛林,如泣如诉。

站在秋牧场帐篷前的山冈上,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从山下云雾迷漫的森林那边传来唱歌般的声音,一会儿又变得像是呜咽或呻吟,这声音包含着迷惘和痛苦,幸福和忧愁。我不知道是风、松涛,还是野兽和大雁之类飞禽的声音?抑或是这座大山或别的什么声音?

……



草地春秋

(裕固族)达隆东智

乃曼额尔德尼

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脊梁上有一座高大的山脉——青海八宝山。

尧熬尔人把八宝山叫“乃曼额尔德尼”。乃曼在尧熬尔语中有“八个”之意，额尔德尼语意为“宝”、“宝贝”，它是匈奴时期遗存下来的名称，传说是女神西王母仙居的所谓的小昆仑山，是北方女王和诸神仙聚集的地方。

那些不怕坠下峭壁，掉入冰川缝隙的尧熬尔猎人和千里奔波的探险家，以及游牧帝国的子遗们，都曾被乃曼额尔德尼皑皑冰峰所倾倒。她是尧熬尔人繁衍栖息的游牧之地，是野牦牛和白唇鹿群居的金色家园，名副其实是天神汗腾格尔^①的山，是尧熬尔游牧文明的摇篮。她像一颗美丽绝伦的明珠闪耀在中亚草原，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南来北往的牧人。

两千多年前，尧熬尔人的远祖匈奴征服了中亚草原，建立了世界上疆域最为辽阔的草原游牧帝国，使蓝色的蒙古高原、雄伟的阿尔泰、广阔的柴达木、美

丽的准噶尔、绵延的腾格里杭盖^②成了匈奴人雄踞、游牧的家园。一片片草原成了通往东欧、南俄罗斯草原的金色走廊。那些智慧的匈奴战士曾骑着强壮的良马，伴着刀光剑影奔向腾格里杭盖，登上寒风呼啸、云雾缭绕的青藏高原，越过巴颜杭盖(焉支山)，踏上西拉告图(今青海金瑶玲)，走进巴斯墩(八字墩)草原，又像结群的白唇鹿，穿过乃曼额尔德尼的皑皑冰峰，征服了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

后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爆发了，几十万尧熬尔人死于战火和杀戮。再后来一场罕见的瘟疫蔓延到草原上，蒙古高原成了废墟，人们在苦难中呼唤光明。一些人死里逃生，漂流四方，寻找新的家园，但是饥饿和寒冷仍不断地夺去他们的生命。有一天，人们惊奇地看见一匹苍鬃金狼站在他们的眼前，它迎天长啸，向前走去。于是人们紧跟苍狼来到浩瀚无垠的戈壁，炽热饥渴几乎把人们吞噬。这时，一头壮硕的雄牛向大地疯狂地哞叫，人们又紧跟雄牛哞叫的方向走去，那雄牛用犄角掀翻干沙，沙石里慢慢渗出清冽的水，人们得到了甘霖，继而走出了戈壁，人们历尽千辛万苦又来到雪山脚下，他们把树皮当衣穿，树枝当饭吃，饥寒几乎吞没了他们。在人们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两鬓斑白、高大挺拔的老人历尽磨难，从雪山中取来了火石，用万点火花点燃了草和树枝。当人们来到他身旁时，只见火光熠熠，老人背靠在大树上，已经安详地死去了。人们悲痛欲绝，用火把点燃了他的遗体，后人敬奉他为“嘎



拉布尔汗”，即火神。从此，尧熬尔人把苍狼叫做腾格尔诺海(天狗)且从不直呼其名。尧熬尔老人们常念叨：“是腾格尔诺海带我们走出了森林，是雄牛帮我们找到了水，是嘎拉布尔汗给了我们光明。”尧熬尔人有句名言：“一个老人就是一座金山。”这话是尧熬尔人的肺腑之言。据说，那位为尧熬尔流浪者取火的老人临终前留下了一幅奇妙的地图，图上绘着腾格里杭盖、巴斯墩、乃曼额尔德尼的山脉、河流、星辰。

人们在雪山深处寻觅到火石以后，继续向东进发。他们依照老人留下的地图翻过西拉告图，跨过乌兰木仁(大通河)和哈日木仁(黑河)，历尽艰辛，终于在云雾弥漫的群山和草原间发现了“圣光”——高大雄伟的乃曼额尔德尼。他们来到乃曼额尔德尼和富饶的巴斯墩，被这波澜壮阔、无边无垠的草原所震慑。乃曼额尔的景色如此迷人，雄鹿和盘羊在芊绵的青草中晃动，秋风从远方轻轻吹来，又吹向远方。太阳从巴斯墩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大雁飞过头顶，群鸟的啼鸣声传响黑河两岸。森林中的白唇鹿、黄羊、野牦牛、盘羊、野驴群居出没，白桦林的落叶和枝梢淹没了人们的双腿。

后来，四方游牧人接踵而来。他们中有蒙古人、唐古特^③人、尧熬尔人。他们在乃曼额尔德尼、巴斯墩草原逐渐安顿了下来。尧熬尔人在乃曼额尔德尼的高峰上第一次举起了黄色大旗，建立了汗腾格尔的第一座鄂博。

不久，尧熬尔人分成了三个部落。第一支部落是西拉尧熬尔，族旗是黄颜

色的，旗上绣着一匹苍鬃金狼，叫阿勒坦兀日格，即：黄金家族，游牧在苏日托莱、乃曼额尔德尼东面。第二支部落是哈日尧熬尔，族旗是黑颜色，游牧在沙州(今敦煌、肃州)一带。第三支部落是察汗尧熬尔，族旗是白色，游牧在夏日巴颜(今大谷山)一带。

在巴斯墩草原上，尧熬尔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成群的牛羊洒在草原上。那时，蔚蓝的天空下草木翠绿，花馨鸟鸣、山青水冽，牛壮羊肥。人们一年四季吃着丰盈的奶食，家家户户的灶火上充满了香馨的奶子和鲜肉味。老人们整天在草坪上踢泰兀格(毽子)，放包浩墩(猎老虎)，小伙子佩戴着月牙形短刀，在山林里狩猎、射箭，姑娘们戴着镶有玛瑙珍珠和金银的首饰，美丽的乌发被秋风轻轻吹起，金银般的喉咙里唱出动人的歌谣，茂密的白桦林成了青年人恋爱的天堂。

然而，贪婪的人们还是不满意富裕的生活，尽管女人每天用鲜奶洗脸，用和好的面拭小孩的屁股，男人整天酗酒斗殴，人们还是嫌牦牛笨拙而不用它，嫌奶食油腻而不食它，嫌氍毹粗糙而不穿它。善良的老人们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每天都要向汗腾格尔祈祷，祈求上天惩罚这些不珍惜生活的人们。

不久，人们的贪得无厌终于引起了上天的不满和愤怒。一场暴风雨洗劫了整个草原，丰收的田野被洪水淹没，人们在罹难中来到了巴斯墩、乃曼额尔德尼这块金色肥沃的故土上。少数尧熬尔人生存了下来，生活在蒙古人、唐古特人和汉人中。

二

那年秋天,我和奥拉大哥坐着一辆奶油色公交车向乃曼额尔德尼山、巴斯墩草原出发。金秋的乃曼额尔德尼依旧是秋风飒飒、红叶遍地。这里出土黄金,也聚拢着一群山民。他们耕作、贩运、淘金。

我和奥拉大哥来到奔涌翻滚的黑河源头,静静地坐在乃曼额尔德尼河和巴斯墩河汇集的金水波涛前,几只野鸭拍着波浪,哗啦啦地飞上天空。两条河的交汇处是壮阔的水面,水流缓慢、宽广。在秋风中我们踩着草地的露水沿滑桥穿过黑河来到故乡胡鲁斯台(今宝瓶河牧场)。夕阳的余晖照耀着茂密的白桦林,风轻轻吹拂着黑河汹涌的波涛。我和奥拉大哥漫步在白桦森密密的原野中,挺拔的白桦树随风摇曳。那天,我们住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她家这里是唯一的尧熬尔人家。我们走进她简陋的土房里,她伛偻着为我们烧沸了一壶浓香的奶茶。她身心矍铄,耳聪目明,宽广的额头,挺拔的鼻梁,黝黑的面孔显得格外沉着、安详。她叫昂兀琦,是巴音郭勒安江氏族的后裔。晚上她在昏暗的酥油灯下讲述了尧熬尔史诗《沙特》的创史部分。她说:

“孩子们,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讲尧熬尔的故事了,现在已经忘了一半……”

她亲切的话语触动了我的心。

大迁徙后,尧熬尔人失去了故乡,尽管他们把自己的游牧文化几乎遗忘了一半,但是这个可爱的民族却还是珍藏了不被人知的语言文化,留存着尧熬尔人

文化的精华。

天刚刚亮,我们沿老人指示的方向走进了野草芊绵的胡鲁斯台郭勒。沟壑深处有一棵千年苍苍的大树,是一棵茁壮的沙棘树,树身上刻着汉字“甘肃边界,一九九七年七月”。

大迁徙后,甘青地界为黑河分水岭为界。几十年的风云变幻,这棵古老的沙棘树竟成了甘青中部地界的唯一标志。

在栒子和皂荚树长满的胡鲁期台郭勒里,阳坡的部分平地上驻扎着蘑菇式的帐篷。这里聚居着从四方漂泊来的移民,帐篷前走动戴着白色平顶帽的男女,家家门口皆拴着牧羊犬,群群牧羊撒在群山深处的荆棘林中。“达隆兄弟啊,假如我们部落的人住在这里,无论是熟识,还是陌生,只要见到我们的模样,一定会亲切地叫声兄弟、姐妹好……”这是奥拉大哥发自内心的呼唤。是的,离开故土50年后,在这铺满红叶的群山峡谷里,竟找不出故乡的一份气息和亲近。尧熬尔人纯粹的游牧生活在这金色故土中随岁月慢慢消亡。

当我这次在故乡风餐露宿时,牵不尽的哀思缠绵着我的灵魂。我陷入无限的沉思,草原的故事像黑夜的群星遥远而亲近……

迁徙故乡

1976年是尧熬尔人极为不平的一年,夏日塔拉东边的一群牧人怀着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对祖先的无限虔诚,第一次从夏日塔拉迁徙。他们没有被夏日



塔拉开满嘎日纳^④花的美丽山冈所倾倒，也没有被一泻千里的牡丹草原所留恋，就匆匆离开了夏日塔拉……

那年我刚刚9岁，跟随父亲驮着沉重的行装第一次远征。出发的那天晚上，秋夜的风呼啸着吹过空旷的草原，皎洁的月光伴我们走出了夏日塔拉。星空闪烁，草地像绵软的丝绸，露珠打湿了熟睡的野草，伴着马蹄向西挺进。

我像一个鏖战的骑士，任凭秋风吹拂，月夜寒峭，沉静地骑在那头雄健的阿拉克哈娜克(花白驮牛)上。它是我们家牛群中体格最大的雄牛，平时像匹灵巧的奔马，老实巴交地背着鞍子独自去区镇驮口粮，游牧转场时它是我们家唯一驮灶具的脚力。

天刚刚亮，一条宽广白色的河流光洁地舒展在眼前，那就是西大河。一群美丽的野鸭被我们惊飞，河畔荡起了丝丝波浪。晨风吹醒了行走的人马，我们匆匆向河畔靠拢，准备渡河向西挺进。

渡过西大河便是山丹军马场。这片金色草原是夏日塔拉草原的心脏，也叫大马营滩，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军在甘肃的三大马场之一，迄今为止仍是亚洲最大的马场。太阳从平坦的草原上冉冉升起，一道光慢慢飘向辽阔的草地，把草原笼罩在一片金黄的波涛中。我和父亲赶着笨重的驮牛行进在队伍的前列，一阵强劲的秋风吹着父亲高大结实的背影又匆匆消失在墨绿色的原野中。晨曦中晶莹闪亮的露珠打湿了修长的马腿和骑手脚背。落叶和草丛缠着笨拙的牛蹄缓行。

这次迁移是生产队组织牵头，各户自愿的，共总有二十户人家，我父亲和加穆措老人负责途中的运输和安全。

临近黄昏，一阵阵悠远的北风掠过草原，吹在征途的人马中。我们到达了离扁都口不远的平川，开始安营露宿。傍晚，我家那条褐色老狗走不动了，躺在草坪上嗥叫不休，父亲为此而感到愁苦。离开夏日塔拉的那天晚上我父亲曾想把这条奄奄一息的老狗弃在秋营盘上，可我母亲不忍心，硬是将它驮在牛背上。第二天出发前，父亲把老狗远送到一个避风处，裹上毯子，嘴边储备了几天的食物，阿妈含着泪依依不舍地弃下了它。我们在大马营滩总共走了三天，最终走出了夏日塔拉。

走完夏日塔拉的金草地后，我们又踏上了巴颜杭盖南麓的扁都口峡谷。听父亲说，此地历来是土匪豪客必经之地。我的祖父曾与几个猎人合伙去夏日塔拉狩猎，在回来的途中，路过扁都口峡谷被土匪洗劫一空。加穆措老人临行前特意吩咐大家，路途山峻峡险，千万要谋慎。他有意把牦牛、羊分成几群，一群跟一群接续而行。甘青通道像一道细长的飘带绵延到青海鄂博岭。人们警惕地向峡谷穿行。一阵阵秋风猛烈地吹打着我们。人们骑在高大结实的骏马上，忘记了自己是在迁徙的路途之中。峡谷里的寒风刺痛了我们的躯体，两鬓和睫毛被冻上了一层洁白的冰霜，我们马不停蹄地向峡谷深处挺进。

天黑前，我们来到宽敞的背风处开始宿营，准备过夜后再走。夜深了，人们